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空性的空性 印度早期中观导论

[美] 亨廷顿 南杰旺钦格西 著

陈海叶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空性的空性

印度早期中观导论

[美] 亨廷顿 南杰旺钦格西 著

陈海叶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性的空性：印度早期中观导论 / (美) 亨廷顿，
南杰旺钦格西著；陈海叶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1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978-7-5325-7902-0

I. ①空… II. ①亨… ②南… ③陈… III. ①大乘—
佛教哲学—研究 IV. ①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707 号

觉群佛学译丛

空性的空性——印度早期中观导论

[美] 亨廷顿 南杰旺钦格西 著

陈海叶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yiwen.com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25 插页 1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7-5325-7902-0

B·927 定价：6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 19 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



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以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参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2004年8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

前 言

本书包括一项研究和一部《入中论》的英译本。《入中论》是生活在大约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的一位名叫月称(*Candrakīrti*)的印度僧人创作的一部哲学与宗教著作。这部论著不但对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他的故乡印度本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入中论》这部文本,顾名思义,实质上是一部介绍性的手册,其写作的目标受众是想要学习和实践中观(中道)(*Mādhyaṃika*)或者空性教义(*Śūnyavāda*)的救世哲学的读者。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的是,这本“初级读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满足本书的英译本读者的需要。因此,本书第一部分要探寻的是《入中论》对我们而言有什么意义。本书的宗旨是,读者既可以把它视为对月称的论著《入中论》的评述,也可以视为对印度早期中观思想的介绍。

数年前,旺钦格西(*Geshé Wangchen*)为了学习中观,曾将月称的《入中论》作为入门读物而做了粗略的翻译,他那时所做的尝试成为本书第二部分——《入中论》英译本的开端。不过,我们很快就发现,这部论著虽然极为简洁,但却又非常深奥,如果想让并不熟悉印度早期佛教文献的读者能够从中有所受益,我们不得不对译本做出评论,给出注释。然而,最后我们还是发现,尽管做了大量的评论、介绍和注释,但还是存在不少欠缺。在浏览与中观思想有关的现代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地认识到,可以把这个诠释的迷宫梳理归类为几个不同的主题,各个主题都是继承龙树(*Nāgārjuna*)和月称所使用的词汇以及他们两人的态度,而这些主题只是表面看起来不同而已。看来,这个模式的唯一一个例外就是,我称之为“语言诠释”的这个方面。面对混乱庞杂的西方学术,我们最初所确定下来的仅仅翻译文本的原定计划,看起来似乎远远不够。显然,对于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研究的参考文献,我们不但必须细心而谨慎地加以使用,还要考虑到它们的种种限制性条件。与大多数西方学者所做的诠释相比,中观的各种观点和思想当然更为微妙也更为透彻。要对这种现状做出解释,就需要我们做些相应



的介绍。于是不久以后,这本书就达到了目前的厚度。英译本是旺钦格西和我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把月称的著作置于现代佛教的学术语境之中,并对其意义做出诠释,则是由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早期的中观学派明确地宣称,他们反对或者解构一切试图建立关于真相或真实的中立的客观的观点。从一开始,这就是中观学派的核心观点。而后来的事实是,直到很久以后在回应清辩论师(*Bhāvaviveka*)和他的追随者们的论点时,他们的这种对万物一成不变的观点和信念的断然驳斥,才使他们与中观应成派(*Prāsaṅgika*)这一名称联系在一起。我把梵文词语 *drṣṭi* (见)译为“哲学见解”。实际上,这个术语虽然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指一系列的看法、观念和对任何类别知识的确信,但是,从根本上来说,*drṣṭi* 是指任何形式的具体化思维,不管这种见解是被当作精确阐述的理性主义的方法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某种内在模式进行思考的无意识的倾向。总的来说,中观派反对的是各种见解背后的态度或者思维方式,而不是反对某个具体的概念。龙树思想中的这一点是古代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分歧最大的焦点。

中观学派反对那种迷恋于寻找更为精确的专业术语,却忽视其哲学理论的实际应用的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以前曾有人把它引入进来,用于对印度早期佛教群体的情感和意愿生活的研究。由于龙树的论著与“原始佛教”(original Buddhism)这一伪问题(pseudoproblem)完全无关,因此,应当把他的论著理解为一种为了恢复佛陀的早期教义的精神原貌所做出的努力,而他这种恢复其原貌的努力是借由被历史的发展这一复杂的综合体割裂了相互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寻找某种解决性的弥补方案来进行的。他提出的“缘起”(dependent designation, *prajñaptir upādāya*)概念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词语的意义完全来源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相应地,中观理论体系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significance)和概念也并不是源于人们所想象的它们与任何客观的特权词汇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这些特权词汇是被人们用于支持某种特定的真理或现实的词汇——而是来源于它们被作为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时的特殊功效(special efficacy),这种工具的唯一用途应当是消除由于执著、嗔恨和具体化思维的虚幻所导致的各种痛苦。因此,尽管月称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立场需要捍卫,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说明他的论点只是诡辩而已。因为,真正的意义和含义只有在它们的目的中才



能得到体现。下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系统哲学(systematic philosophy)和教化哲学(edifying philosophy)，前者与某种特定的观点或见解有关，后者与严格的解构活动有关(即中观应成派)。教化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实现了它们自己应完成的目标之后，就必须最终摒弃。使用这样的概念并不是要表达某种见解，而是要**取得某种效果**：它们只是一种手段而已(*upāya*)。

从本页以后，我把中观称为“救世哲学”(soteriological philosophy)或者“哲学宣传”(philosophical propaganda)。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强调很关键的一点，即，不能把这门哲学——即使是在理论上——与实际使用割裂开来；其次，是为了更明确地把中观与那种旨在努力发现某种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真理或真实或者对真理或真实进行定义的哲学，真正地完全区分开来。

最后，我必须强调一点，虽然现代解构主义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对中观进行的语言诠释，甚至还为我提供了某些可以用来讨论月称文本的英语词汇，但是，这两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存在巨大差距的哲学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我将维特根斯坦和其他现代哲学家的思想用作纯粹的诠释(hermeneutical)工具，来分析中观文献，并由此做出推论，以理清中观对我们具有何种意义。而且，在我们看来，意义必定是嵌入在我们的文化和我们时代的各种符号形式之中。对于那些以中观文本本身并没有使用我们的语言结构和概念结构为理由，而谴责我们为诠释中观文本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的读者，我只能对他们绝望地摆摆双手，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理解这种古代思维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没有哪种翻译和哪种文本批评方法(text-critical methodology)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翻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解释活动，都完全建立在我们独特的历史情境的语言和文化偏见的基础之上。可以把学者们所面对的最为关键的挑战归结为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和他们的读者)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预设(presuppositions)，并借由他们的工作成果，来传达他们自己研读源文本时的怀疑和不确定感。本书第一部分是我做的诠释性评论，您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工具，让它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中观这门人生哲学(living philosophy)。第二部分是《入中论》的英译本，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尽可能近距离地理解月称著作的机会。

现代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对我们的研究尤其大有裨益，这不仅仅是因



为它们在某些方面与龙树和月称的思想极为相近,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哲学就属于我们。在试图诠释某种外国思想体系时,我们只能借助自己熟知的概念工具。伽达默尔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对理解过程中的有效历史成分(element of effective history)进行了探讨,但是,佛教横跨亚洲,从一种文化走向另一种文化,传播历时两千多年,因此,它提供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可以用于驳斥没有成见的客观理性主义的理想,以及与其相逆的不加批判的浪漫主义(uncritical romanticism)的充分证据。目前正在从事佛教文献研究的人们,必须以知识分子的正直人格公开承认,如果完全以文本的“原初信息”(original message)为基础来理解或者重复任何关于意义的概念,那么,从本质上来说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深层困难。对中观学派而言,这个问题完全不受文本诠释概念的限制。理解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诠释过程,其本身就是对宇宙变化的奥秘所做的一种特别的例证演示,而且,也正是因此,诠释过程只是过去和现在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另一个侧面,而过去和现在这两者彼此相互联系着,并持续不断地改变着、更新着我们所了知的一切以及我们生命的本质。

——C. W. 亨廷顿

于印度鹿野苑(Sarnath)

致 谢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名叫姆苏里(Musoorie)的小村庄里度过田园生活的那个夏天。很多天的上午,南杰旺钦格西(Geshé Namgyal Wangchen)都过来和我一起度过。我们共同细致地完成了月称文本初稿的翻译。那年夏天,我们完成的不只是一个英译本。每天下午我们都一起长途散步,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为我日后对中观学派产生持续而经久的兴趣奠定了基础。很快我就发现,旺钦是个天生的哲学家。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是没有互相联系的,任何的经验领域都超不出哲学研究的合理范围。当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我们一次次精彩而漫长的谈话中,我开始懂得了,为什么哲学不仅是个哲学体系,而且对于旺钦和他的很多同胞而言,哲学无疑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问题必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生活问题发生联系。无疑,他的这种看待哲学的态度对我产生了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影响引导着我以这种研究方法逐渐地构拟出了本书的轮廓。从那时起,很多人对我的思考都产生了影响,每个人都对我为了把那年夏天所领悟到的精神保存下来而做的努力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感恩路易斯·葛美兹(Luis O. Gómez),他仔细阅读了我的英译本初稿和所做的注解,并在那个关键阶段提出了他的批评和建议,更为感恩的是,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将卓越的学术与他对教学责任的深深关注两者罕见地合二为一。我们一起共进咖啡的时光,与旺钦和我在印度共度的时光相似,因为,我们的讨论也同样是在这种氛围中进行的——最多的注意力是放在这里:哲学有必要对日常生活问题形成自己的影响。在对我的思考产生深刻影响的众多的人中,还必须提到鲍勃·莎孚(Bob Sharf),我和他有过多次数引人入胜的谈话,其间我们几乎无所不谈;格里高利·香盼(Gregory Schopen)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服务,他用自己强有力的智力磨石使我对中观最初的理解变得更为锐利透彻。我所阅读的大部分的印度资料都得益于我和位于瓦拉纳西(Varanasi)的梵语大学的班智达



(Pandit)拉姆善卡(Ram Shankar Triguru)先生长期相处的时光。我还要感谢我的根本上师麦德哈夫·德什潘德仁波切(Madhav Deshpande),多年来他不断地给我鼓励,近期以来还对遍布于本书中的梵语词汇和短语做了细致的审读。约翰·纽曼(John Newman)和威廉·阿姆斯(William Ames)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校阅了本书的全部书稿。书稿脱离上述专家能手之后,我还进一步做了修改,所以,倘若书中还存在任何的错误,那就一律归咎于我自己。比莫·马提勒(Bimal K. Matilal)博士阅读了较早的部分译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密歇根大学的访问教授马里蒂斯·威廉(Meredith Williams)博士也在百忙中抽出了宝贵时间阅读了部分译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帕特·普兰克(Pat Pranke)在他遁迹于缅甸丛林中之前,时常都会来探访我,并与我展开认识论方面有关问题的愉快的辩论。我还特别感谢美国印度研究所在我研究初期提供给我的帮助。最后,还要感谢丽兹(Liz),虽然她较晚才参加到这项研究中来,但她所做的一切却超过了自己的份内责任,并且还坚持到了最后。她多才多艺,既是我忠实的朋友、治疗师、教师,是展开深奥话题的谈话时不知疲惫的谈话伙伴,还是对我有着极大耐心的亲爱的妻子。

翻译,打通语言与意义的边界(译序)

语言的功能及意义向来是人类叩问的哲学焦点话题之一。本书作者美国哲学家 C. W. 亨廷顿, Jr. 和南杰旺钦格西以印度佛教中观哲学为中心, 藉由西方学术的多学科视角, 对语言和意义做出了全新的深度诠释, 揭示了语言和意义都没有自性, 语言不过是假名, 意义的本质不过是空性, 也就是, 万物因缘而起, 因语境而变, 所以语言词汇即万物的名称不过是假名, 语言和意义都是众缘和合的产物。这是对由来已久的语言的功能与意义问题做出的颇富新意而发人深思的解释。然而在世俗层面上,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 各体系之间必然存在边界阻隔, 而翻译则是打通这边界的唯一途径。

本书是一部探讨印度中观哲学的导论性学术著作, 主要以那烂陀寺住持月称法师 (Candrakīrti [560—640]) 所著的《入中论》(即《入中观论》[梵名 Madhyamakāvatāra, 藏译名 Dbu-ma-lah! jug-pa]) 为主要研究对象。《入中论》以《十地经》为依据: 前十品解说十波罗蜜, 其后又加二品, 共十二品。其中第六品极其详细地阐述了具缘派中观宗之学说, 是对 2—3 世纪由龙树及其弟子提婆所创立的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入中论》深受宗喀巴大师推崇, 是藏传佛教的重要论著之一。其中观空性思想正是本书研究的焦点。

中观学派在初期大乘佛教空的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 世界的万事万物、人们的各种观念甚至佛法本身都是互依互存的因缘关系, 是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即“假名”), 它们本身没有不变的实体或自性(无自性)。所谓“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亦为是假名, 亦是中道义”。他们认为, 只有破除了执著名相的边见, 才能证悟空或中道这一最高真理。中观派以其核心主张“八不”学说, 即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来破除人们执著空有的两边。他们还提出了二谛的思想, 认为在最高真理(真谛)空之外, 还应承认相对真理(俗谛), 即承认世界和众生的存在。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者 C. W. 亨廷顿的中观研究。该部分最



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梳理了西方中观研究史并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以虚无主义来诠释中观；第二阶段是以绝对主义来诠释中观，第三阶段是以语言学来诠释中观。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作者亨廷顿和南杰旺钦格西联手翻译的《入中论》的英译本，是《入中论》的第一部英译本。

中观哲学思想奥妙，内容精深，要打通多种语言之间的界限，翻译绝非易事。翻译是译者与作者的对话和沟通，也是链接不同语言文化体系的桥梁，而翻译工作者在沟通多语文化的使命上又责无旁贷。

译者自开始翻译至今，个中况味不一而足。之前研习中观哲学为翻译中观研究著作打下了基础，对作者中观研究原文的细致揣摩，对遣词造句的推敲和所传达意义的探究使译者得以最终完成这一使命。原著的难度主要在于作者对《入中论》中观哲学思想的多视角阐释涵盖东西方多种不同的人文学术领域，如文献学、西方语言学、西方哲学、语言哲学、佛学等。这对译者的知识深度、广度和英语功底和佛学尤其是中观哲学的功底构成了明显的挑战。西方哲学人士在解读和诠释东方文化经典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如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所说的方法论问题（参见其著述《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在谈到当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倾向及障碍时，他说：“由于中国哲学缺少对西方听众进行转述的哲学家，也就必然要付出被误读的代价。当西方人文学者试图理解中国古典哲学文献时，已经给这些文本无形地强加了许多西方式的假设，并且配以能够传达西方式理解的词汇表。”他一语道破了中国哲学思想藉由翻译进入西方文化语境时必须突破的瓶颈。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跨越文化与语言的转述中常见的窠臼，却被本书作者 C. W. 亨廷顿 (Huntington) 在将印度早期哲学经典转述给西方时，凭借自己对西方学术的精深掌握和对印度早期中观哲学力透纸背的领悟与表述而成功地避免了。作者以现代文献学、语言哲学等多重视角对《入中论》的独特诠释，使其思想极富创见，在西方中观研究史上堪称新的里程碑。

作者在由衷赞美中观般若智慧的同时，也表达了以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哲学观念来诠释中观哲学时的无力、无奈，同时还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西方学者对中观哲学做出种种错误解读的根源所在。所幸译者为西方语言学专业出身，兼好哲学，喜读中观，故于研读揣摩原书的过程中，每每深为作者



所阐发的中观哲学之智、尤其是观与唯识的热烈辩论激荡起的智慧所折服,自中入西、自西而中的双重隔碍也因此软化,译读的过程犹饮甘露般酣畅淋漓。

作者 C. W. 亨廷顿在原著中采用多语种的佛学专业术语和众多的佛学概念,也为译者的翻译增加了很多困难。由于本书的研究以藏文和梵文原著为依据,书中遍布藏文和梵文词汇、语句、书名、人名等等;且由于作者中观研究的国际视野,书中还频繁引用法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外国语言研究文献,使翻译变得棘手而耗时。本书给译者造成很大不便的还有其不同于很多其他学术专著的罕见的众多注释,全部按照顺序排列在全书之尾,洋洋洒洒居然接近全书 1/3 长度,而其注释更是藏语、梵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等等交相辉映,构成一道道编织为其哲学研究网络世界的语言鸿沟。

此外,还有两点与翻译有关的问题必须说明:一是作者亨廷顿把自己亲手由梵而英的《入中论》英译本作为本书第二部分。译者秉持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尽量不改变作者亨廷顿和南杰旺钦格西英译本的语言原貌,尽量如实地再现其内容与遣词造句的风格。但是为了方便读者,译者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深编辑罗颢先生的建议,将素为国内外佛学研究者和佛教修行者共同称道的法尊法师所译的《入中论》汉译本和月称法师原著、法尊法师所译的《入中论自释》汉译本,与亨廷顿的《入中论》译文一一逐句对应列出,以供汉语系佛学研究者及广大读者比较、参考、鉴别。然而从语言及翻译角度来说,亨廷顿二人的英译本是现代白话英文,而法尊法师的汉译本则是言简意赅、不受韵律约束的七言体偈颂,个中滋味之别,读者自可品鉴。

第二,作者亨廷顿旁征博引,广泛引用多种中观文献。译者一方面忠实地再现其译本的英文原貌,同时为了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也尽量通过资料检索找出其所引用文献的汉译版本,并以当页脚注的形式给出,格式为①、②……,以区别于原著作者的尾注格式 1、2、3……。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原作第 180 页的编码中缺少第(191),也许是遗漏所致。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来自多方的帮助。本书作者、现居印度鹿野苑的 C. W. 亨廷顿先生听闻其著作将译为汉语时,热情洋溢地鼓励了译者,并就译者就本书内容提出的具体问题一一给出了细致的解释。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蓝江教授热心地对有关哲学概念做出了解释;译者的硕士研究生——



翻译专业硕士饶明凤和语言学硕士张琰彬帮助处理了译稿中部分梵文与藏文的标注；北京大学中文系卢冶博士在百忙中对译稿的文字做了一次润色并提出了修改建议。新加坡《联合早报》知名记者张从兴先生在翻译之初对某些术语的汉译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国国家重点寺院上海玉佛禅寺方丈觉醒大和尚、觉群文化中心曹曙红先生、悟禅法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罗颢先生都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梓做出了辛苦的努力！在此一并衷心感谢！

本书不仅是一部西方学者对佛教中观哲学的导读，也是一次寻找自我和世界的旅程。如果读者能静下心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穿越古今东西的时空与思想的旅行，相信一定可以遇见能滋润和慰藉心灵的智慧甘霖！

陈海叶 2016 年

于上海寓所

目 录

总序	1
前言	1
致谢	1
翻译,打通语言与意义的边界(译序)	1

第一部分 月称与印度早期中观学派

第一节 方法论的思考	4
第二节 月称所处的历史与佛教语境	21
2.1 大乘佛教文本——《入中论》	21
2.2 菩萨的理想和菩提心思想	23
2.3 通向圆满觉悟道路的不同阶段	24
2.4 菩萨道的六波罗蜜多	26
第三节 中观的哲学语言	32
3.1 中观思想研究的资料来源	32
3.2 中观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人物	41
3.3 中道的历史及其教义	45
3.4 《入中论》的重要哲学主题	51
3.4.1 缘起	52
3.4.2 假名	62
3.4.3 空性	68
3.5 与瑜伽行派的辩论	73
3.5.1 瑜伽行派思想研究的资料来源	73
3.5.2 瑜伽行派的“三法印”教义	74
3.5.3 中观应成派的批判	76



第四节 菩萨道的十波罗蜜多	96
4.1 布施波罗蜜多	96
4.2 持戒波罗蜜多	97
4.3 忍辱波罗蜜多	99
4.4 精进波罗蜜多	101
4.5 禅定波罗蜜多	103
4.6 般若波罗蜜多	112
4.6.1 “般若智慧”的概念	113
4.6.2 般若智慧与其他波罗蜜多的关系	119
4.6.3 月称对第六阶段的介绍	122
4.7 方便波罗蜜多	130
4.8 愿波罗蜜多	132
4.9 力波罗蜜多	135
4.10 智波罗蜜多	135
第五节 空性的空性：作为宣传的哲学	141
5.1 四圣谛	141
5.2 智与妄(虚幻)的本质	146
5.3 智慧与实修	150
5.4 非二元智慧	156
5.5 菩萨的愿	159
5.6 大慈大悲、不执著与空性	162

第二部分 人中论

英译本的资料来源	191
极喜地	193
离垢地	199
发光地	204
焰慧地	209
难胜地	212